

黃盛雄 編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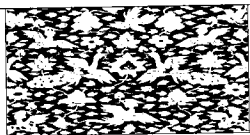
李商隱詩選註

玉溪生小像

宋人寫無題詩卷首列玉溪像
明陸色山刻之現今藏 熟沈氏
藏堪居士年譜或因卷首簡端
以誌仰景 德謙







李商隱詩選註

黃盛雄◎編著

前言：李商隱和他的詩

李商隱是晚唐詩人中的巨擘，也是世界級的詩人。而且他在詩中的藝術成就，隨著新知識、新看法的發展，而更被重視。他是一位和時代一起成長的詩人，對他的研究也一直在發展之中。

一

李商隱（西元八一二～八五八年），字義山，號玉谿生，又號樊南生。詩學界基於對李商隱的尊重，習稱他為義山，本書行文之際也沿襲這個稱呼。他的祖籍在懷州河內（治今河南沁陽市），祖父時遷居鄭州滎陽（治今河南鄭州市），遂為世居。

義山生於唐憲宗元和七年（八一二），卒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）。義山去世後五十年，唐哀帝天祐四年（九〇七），唐亡。唐朝自玄宗時的安史之亂後，國勢逐漸衰微，累積到義山之時，已呈現了敗亡的跡象。內有宦官的脅制朝政，甘露之變是顯著的一例。宦官誅殺大臣，將皇帝當作傀儡，把持朝政。外則有藩鎮跋扈，專斷抗命，朝廷征討不易，也耗費大量的國力。而統治區域縮小，人力、物力也相對減弱。唐朝最後即亡於藩鎮朱溫。這個時代背景，都反應在義山的詩中。

義山出生時，父親任職獲嘉（治今河南新鄉市）縣令。三歲時，父親罷獲嘉令，到浙東幕府工作。義山隨父赴浙，度過平順的童年。江南風光的綺麗，歷史文物的豐富，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後來的詩作中，時時都有這一段回憶。

穆宗長慶元年（八二一），義山十歲，喪父，隨著母親奉喪返回家鄉滎陽。這時的李家，經濟困難，親戚疏遠。義山〈祭裴氏姊文〉回憶這段處境云：「四海無可歸之地，九族無可倚之親。既耐故邱，便同逋駭。生人窮困，聞見所無。」在服喪期滿後，為了生活，他幫人抄抄寫寫，做些雜工。他一面工作養家，一面刻苦攻讀，展現了讀書人堅忍的意志力。教導他的，是一位堂叔，堂叔是個不肯作

官的處士，「年十八能通五經」，推崇古文、古詩，「未嘗一為今體詩」。堂叔對義山「親授經典，教為文章。」為他打下了經典和古文的良好基礎。

有良師指導，自己又很用功，少年的義山已略有名氣。他的《樊南甲集·序》云：「樊南生十六能著〈才論〉、〈聖論〉，以古文出諸公間。」憑著古文的造詣，他得到令狐楚的賞識。令狐楚當時在洛陽，任東都留守，是朝廷的元老重臣，精於駢文章奏。一見義山的文章，認為是可造之才，對他另眼相看，「致之華館，待以嘉賓。」並讓他與諸子交遊，更將自己的駢文絕藝傳授給他。義山本有文學的高才，又有古文的造詣，再經令狐楚的指點，應用在駢文上，遂有很大的成就。他後來與溫庭筠、段成式，成為晚唐三大駢文家，人稱「三十六體」，其基礎便於此時奠定。

文宗太和三年（八二九），義山十八歲時，令狐楚出任鄆州刺史、天平軍節度使，便聘他為幕府巡官。與令狐楚的相處中，他感受到被照顧、被重視，祥和而溫馨。其〈上令狐相公狀一〉云：「每水檻花朝，菊亭雪夜，篇什率徵於繼和，杯觴曲賜其盡歡。委曲款言，綢繆顧遇。」在這種美好的環境中，他努力鑽研駢文作法。不但駢文技藝日進，行文繁縟厚重，而且駢文的對偶、用典，也沃灌了他的詩歌，尤其是他最擅場的律詩。

文宗太和七年（八三三），他二十二歲時，首度應舉落地。令狐楚入朝為吏部尚書，義山回到鄭州。他在鄭州刺史蕭瀚的介紹下，往謁華州刺史崔戎。崔戎出身名門，為官清廉，和義山有從表親的關係。

崔戎對義山的賞識，頗像令狐楚。義山紀念崔戎的〈安平公詩〉云：「華州留語曉至暮，高聲喝吏放兩衙。」長輩的溫煦照拂，增添了他心中的暖意。又云：「明朝騎馬出城外，送我習業南山阿。」不但照顧他，而且還栽培他。他就在華州幕府做事，後來崔戎調任兗海觀察使，他又追隨到兗海幕府。不幸的是崔戎到職數月，即病卒。崔戎過世，對義山來說，是重大的打擊。〈安平公詩〉云：「古人常歎知己少，況我淪賤艱虞多。如公之德世一二，豈得無淚如黃

河。」

義山二十四歲，再次應舉落第。到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，他二十六歲時，因令狐楚之子令狐綯的推薦，才進士及第。考上功名後，他熱切的希望在仕途上有所發展。然而就在這年的冬天，令狐楚去世，他失掉了一位重量級的靠山。次年春，參加吏部博學宏詞的考試，因「中書長者」的阻撓，失利。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辟舉，入其幕府。王茂元欣賞義山的才華，將小女兒嫁他。

義山的婚姻，本來十分單純。但是在朋黨色彩濃烈的當時，卻為他帶來一生的牽纏。原來王茂元是李黨，而令狐家是牛黨。他與王氏成婚，就被貼上李黨的標籤，這讓牛黨的令狐綯十分不悅，認為他「背恩」。逐漸演變的結果，兩黨都將他列為邊緣人，甚至質疑他的人格。這對義山的仕途，是非常不利的。

文宗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，義山二十八歲。他通過吏部的考試，入秘書省，擔任校書郎。校書郎是小官，但是具有清望，常為高官顯宦的進身之階。他應該很喜愛這個職位，可是只做了數月，就被調任弘農（治今河南靈寶市）縣尉。縣尉是俗吏，工作猥雜，又以平反冤獄之事，忤逆了長官觀察使孫簡。種種不如意之下，他辭去縣尉，回到洛陽閒居。後來曾在華州刺史周墀幕府短暫任職，岳父王茂元外調忠武軍節度使，他又到岳父府中為掌書記。

武宗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，義山三十一歲。他再次入京應試，授秘書省正字。仕途再現曙光，本可一展鴻圖，不幸的，是母親於這年冬天去世，他必須去官守喪。次年，岳父王茂元去世，他又少了一個依靠。

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，義山三十四歲。他守母喪期滿，回京復職，仍為秘書省正字。次年，武宗因服金丹崩逝，宣宗即位，貶逐李德裕，政壇掀起風暴。

宣宗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，義山三十六歲。鄭亞出為桂州刺史，聘請他到幕府任職，他於是辭去秘書省正字，隨鄭亞到桂州。鄭亞對他頗為器重，多次請他掌理要務。次年，鄭亞貶為循州刺史，義山還京，選為盩厔（治今陝西周至縣）尉。

大中三年（八四九），義山三十八歲。京兆尹看重他的文章，請他代理法曹參軍，專掌章奏。十月，盧弘止出鎮徐州，聘他為判官，他以侍御史銜赴任。盧弘止是前朝老臣，曾受李德裕重用，奉命宣諭河北三鎮，對義山十分賞識，義山也很敬重這位長官。徐州幕府的生活，他頗有知己相得之感。

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，義山四十歲，盧弘止病逝，他只好離開徐州，啟程回長安。另一件不幸的事，接踵而至，義山的夫人王氏病重，在他回到家以前即病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失去摯愛的伴侶、家庭的支柱，他不但傷心，還有深深的虧欠感。

他失業又破家，在萬般無奈之下，求助於令狐綯，補太學博士。他於是過著講經、教太學生為文章的生活。後來柳仲郢調任梓州刺史，奏請他為幕府掌書記，他在悼傷之中，以檢校工部郎中銜赴任。梓州的治所，在四川三臺（治今四川三臺縣），他在這兒，面對環合多霧的山川，思念亡妻及子女。歷覽古跡文物，神交古人。這段時間，他有許多的詩篇留下來。

大中九年（八五五），義山四十四歲。柳仲郢因在梓州「美跡流聞」，徵為吏部侍郎。他的幕職結束，於次年隨柳仲郢回長安。不久，柳仲郢奏請他充鹽鐵推官，因工作之便，曾遊歷南京、揚州一帶地方。

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），義山四十七歲。柳仲郢調任刑部尚書，義山廢罷。他回鄭州閒居，在感觸多端、抑鬱寡歡之中辭世。

綜觀義山的一生，現實生活裡，他是個小人物。命運給他許多的折磨，幼年喪父，中年喪妻，功名不顯，沈鬱下僚。他沒有力量去改變，只有默默承受，因此一生都憂愁幽思。在他的生命中，我們看到了社會中小人物的不幸與無奈。但義山以如椽之筆，作出了六百首感人深切、藝術卓異的詩篇。在詩中，流露著他的不幸與無奈，這也是許多小人物涓流寸折的訴說。人窮呼天，出於誠摯，得到許多的共鳴。義山即以詩傳。

義山詩沈博絕麗，探尋他的淵源，最明顯的約可列出四端：

一是遠宗屈原、宋玉。義山的詩思與詩藝，頗受屈原的影響，尋其線索，一是性格上頗類屈原，性情上是深切執著的一型。繆鉞云：「李義山蓋靈心善感，一往情深，而不能自遣者。方諸曩哲，極似屈原。…『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』此義山自道之辭，亦即屈原之心理狀態。」^①屈原被貶，憂愁幽思充滿在作品中，義山亦復如此。其次是義山也和屈原類似，詩歌中愛用神話題材、比興之法，及華麗的文辭。宋玉影響義山的，是他那「貧士失職而志不平」的心態，他將個人失意作為主要題材，以〈九辯〉表達得淋漓盡緻。義山詩中有很多感傷身世的詩篇，對個人失志看得特別重，這一點極似宋玉。

二是擇取齊、梁。齊、梁的詩旨柔媚，文彩絢麗，講求格律，這些特點部分影響了義山。義山詩中，如〈齊梁晴雲〉、〈效徐陵體贈更衣〉詩題即可看出跡象。詩中如〈無題〉諸作、〈燕臺詩四首〉、〈碧城三首〉等艷情詩，與齊、梁的宮體艷詩，實有許多相似之處。但義山對齊、梁的詩風的取法，經過仔細的選擇。同樣是艷情詩，齊、梁浮泛，義山則體情深切，而能自開境界；而齊、梁修飾文辭、格律謹嚴的優點，則為義山所吸收。

三是取經於杜甫。詩人學杜者極多，義山學杜是成功的一例。宋人蔡居厚云：「王荊公（安石）晚年亦喜稱義山詩，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，惟義山一人而已。每誦其『雪嶺未歸天外使，松州猶駐殿前軍。』、『永憶江湖歸白髮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。』與『池光不受月，暮氣欲沈山。』、『江海三年客，乾坤百戰場。』之類，雖老杜無以過也。」^②可見宋人即已注意到義山的學杜。而從義山的詩題中，如〈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〉，明確的看出「擬杜工部」；〈杜工部蜀中離席〉，也是模擬杜甫的風格作詩。上述蔡居厚的話裡，所舉王安石喜愛的詩句，都是律詩。而義山學杜最大的成就，即在七律。義山在杜甫發展完備的基礎上，語言上再加推進，題材上更另開艷情、論史的領域，遂使其七律穠麗沈鬱，聲情皆美。試誦其〈無題〉、〈錦瑟〉、〈隋宮〉、〈籌筆

驛》諸作，就能感受義山七律的不朽。

四是近學李賀。義山對李賀有特殊的傾倒，他曾作〈李賀小傳〉，詩題也有〈效長吉〉。義山學李賀，有多個面相。一是意象的塑造與組合，學李賀善用神話題材，乃至在尋常事物之中，透過精思提煉不凡的題材，而塑造奇詭的意象。進一步，是將意象作巧妙的組合，而產生特殊的詩境。吳調公云：「組織一系列的奇詭事物作為象徵，注重突出一剎那間的細微感情，加以精煉刻畫，並通過色彩濃重的詞藻，渲染成驚心奪目的氣象，這卻是他們鑄境上的共同特色。」③從義山〈常娥〉、〈重過聖女祠〉、〈瑤池〉、〈無題〉諸詩，即可看出這個特色。二是善用象徵，李賀在古詩中善用象徵法，義山則將此法廣用於律詩，尤其是七律。誠如吳調公所說，義山常常「組織一系列的奇詭事物作為象徵」，寄寓其幽渺曲折的感情，而產生奇妙的抒情效果。如「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」（〈錦瑟〉）、「天泉水暖龍吟細，露曉春多鳳舞遲。」（〈一片〉），即是顯例。三是幽渺的詩境，義山與李賀最相類的，即是詩境，義山善用奇詭穠麗的文字，塑造有如深山幽谷的境界，冷澀哀艷，光怪陸離。〈無題〉、〈春雨〉諸作，最能見此特色。

義山雖然所宗多端，但卻能取捨得宜，兼容並蓄，且能與自己的情性相融合。大致說來，義山詩中顯現了：屈原、宋玉的心意，齊、梁的文辭，杜甫的筆法，李賀的詩境，加上義山的個性。因此，義山才能戛戛獨造，成為第一流的詩人。

三

從題材上看，義山成就最大的是詠史、艷情、詠物與感懷身世。

詠史是唐詩人慣用的題材，好的作品甚多。義山的詠史詩，在唐人詠史中有其獨到之處。好的詠史詩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，一是啟引讀者發思古之幽情，二是在歷史中尋求意義，以為鑑戒。這兩點義山都表現得很成功。沈德潛曰：「義山近體，…詠史十數章，得杜陵一體。至云：『但須鸞鸞巢阿閣，豈假鴟鴞在泮林。』不愧讀書人持論。」④明白的點出了義山詠史的議論價值。

義山詠史有兩個觀點，一是「成由勤儉破由奢」，二是「莫恃金湯忽太平」。「成由勤儉破由奢」見於義山的〈詠史〉，重點在「破由奢」，主旨是規箴君主的嗜慾。「奢」不止指物質，更包含精神，簡而言之，「奢」即縱慾。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，專制君主一旦縱慾，往往敗國喪身。「莫恃金湯忽太平」見於義山〈覽古〉，「金湯」指地利，「太平」指人和，主旨在君主不能自恃山河之險，如果沒有太平之治以凝聚人和，國家往往不保。義山即根據這兩個觀點，對歷史上或敗或亡的君主，指出他們失敗的原因。

義山詠史的取材，其注意的方向，大多是政治、社會、人生的陰暗面。國家的衰亡、帝王的墮落、文人才士的湮鬱、婦女的悲劇，屢屢在其詩中出現。以人而言，中衰或末世帝王，如吳王夫差、楚襄王、陳後主、隋煬帝、唐玄宗；失意的人才，如屈原、賈誼、曹植、李廣；壯志未酬的諸葛亮…，最為常見。以事而言，君王的墮落，因而導致衰亡，如陳後主、隋煬帝、唐玄宗的事例；人才的困厄失意，導致國家的無形損失，如屈原、賈誼、李廣的事例…，最為常見。

義山詠史取材上有一特例，是愛寫歷史人物的愛情故事。如楚襄王與巫山神女，曹植與甄宓，唐玄宗與楊貴妃，為義山心中灰暗的歷史，增添一分顏色。

義山詠史不止發思古之幽情，他是認真的投入古史之中，以古觀今，期望鑑古而知今。因此其寫作的旨趣，首先強調政治要嚴守禮制，對君臣之義、男女之別多所著墨。其次特重舉用賢才，對人才的困厄廢放，不但深表同情，更指出他們的不遇，最大的損失是社稷蒼生。其次是對帝王縱慾的撻伐，指出他們的罪惡。其次對歷史的大是大非，特別用心辨析，重義利之別，譴責詐術和暴力。基本上義山的政治觀，乃取法於儒家的人本理念。

義山好用七絕詠史，運用七絕精簡而豐富的特性，義山每能以小見大，如〈五松驛〉由秦的五大夫松被砍，看出百姓對暴政的忿恨。又能見微知著，如〈驪山有感〉、〈龍池〉由玄宗的荒淫，看出天下將亂。因此義山的詠史詩常有言外之言、味外之味。

義山詠史詩，擅於安排場景，以時空交織加強詠史的效果。如〈夢澤〉的以夢澤、悲風、白茅為場景，串連古今，使抽象的古事具象化，於是「楚王愛細腰，宮中多餓死。」的荒唐歷史劇，即明顯的呈現在眼前。

義山詠史，習慣將詠史與感時結合，以古觀今，也以古諷今。因此詩中寓含著豐富的時代縮影，古事有如今事，有強烈的鑑戒和感染的作用。

義山詠史，擅於史家慣用的寓論於敘、以小見大、見微知著的筆法，卻又能活用史事，乃至以神話傳說入詩。讀者取其義而略其辭，趣味盎然，超越了讀史的效果。

綜觀義山在詠史詩中的寫作筆法，其目的是使其具備鑑戒的實用性、親切的時代性，及耐讀的藝術性。

四

義山的豔情詩，等於是他的標記。許多人對義山的第一印象，便是他最擅於寫豔情詩。一般詩人寫豔情詩，大多出於隨興。義山除了隨興，還有意的、認真的去寫，甚至以全副生命去寫，在詩中實踐了自己。因此義山的豔情詩有極高的境界，他在這方面的地位，也就無可移易。

義山的豔情詩中的抒情對象，顯得錯綜複雜，據此有人以為義山是愛情的浪子。其實他詩中除了像王夫人、柳枝、女道士宋華陽姐妹之外，還有〈無題〉諸詩裡的無名女子，乃至神仙詩中的女仙，於人有顯有隱，於事則迷濛隱約，未必真寫豔情，其中可能存有寄託。因此讀其豔情詩，實不必膠著於某人某事，能探討其豔情世界，才是上策。

義山的豔情世界中，首在肯定愛情的完美崇高。他認為愛情的價值等同於生命，愛情超過功名利祿，〈為有〉云：「無端嫁得金龜婿，辜負香衾事早朝。」；愛情甚至超過自由，〈鴛鴦〉云：「不須長結風波願，鎖向金籠始兩全。」也認為真正的愛情，是極純粹的，不能雜有現實的條件，如地位、金錢等。其次是對愛情的生死

執著，無畏挫折與艱險，務必極力追求，即〈無題〉所云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其次是講求愛情的細緻深刻，如〈春雨〉：「紅樓隔雨相望冷，珠箔飄燈獨自歸。」寫雙方的心境曲折細微。其次是體會到愛情的變幻無常，〈無題〉云：「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。」其次更體悟愛情的憾恨涼冷，〈無題〉云：「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」總之，義山對愛情的本質、態度、價值都有他獨到的感悟，他是一位極度深情的詩人，他詩中表現的豔情世界，是豐富而淒美的。

義山如何表達這豐富淒美的世界呢？他運用了高度的語言藝術。其語言藝術，析而言之，有以下特色：

義山善於運用鮮明濃麗的語言，例如：「畫樓」、「桂堂」的建築，「金燼」、「繡簾」的擺設，「翡翠」被、「芙蓉」帳的寢具，「玉釵」、「玉珮」的飾物，以經營戀愛的熱鬧濃烈的氣氛，顯示作者對愛情的沈醉與嚮往。

又善於運用涼冷透明的語言，例如：「玉笙」、「玉虎」等器物，「滄海」、「細雨」、「玉露」等景物，以及寒色的「白門」、「白衣」、「白榆」、「翠梧」、「碧蘚」等物，在詩中出現的頻率很高，用以喻示愛情的空虛與無常。這與濃麗的語言二者並存，由於它的對立性，而使情境變得更豐富多彩。

又善於運用隱晦的語言，以間接、掩抑的筆法，並採用暗語、微辭。有時將愛情的對象隱去，如〈曲池〉；甚至人與事都隱去，只寫情境，如〈無題〉、〈碧城〉，而以「流豔與誰期」、「玉豔寒」、「羞難掩」、「語未通」來點染情事，使詩境顯得朦朧含蓄。

又善運用比興象徵，而且用得普遍，也用得精妙。如以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比喻愛情的生死執著，以「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」象徵愛情及世情的冷暖，都是我們熟悉而又喜愛的例子。豐富的比興象徵，造成詩境的曲折靈妙。

又善用典故與神話，如「莊生曉夢迷蝴蝶」以莊子夢蝶的典故，喻寫愛情的迷惘；「望帝春心託杜鵑」以望帝化杜鵑的神話，喻寫愛情的執著，都是很精妙的運用。而且義山好用仙典，如「蓬山」、

「青鳥」、「天泉」、「劉郎」、「牽牛」，所寫的其實是人世的豔情，這是揉合了典故和神話的手法。大量使用典故與神話，造成了詩境的豐富多彩。

無論鮮明穠麗或透明涼冷，顯現的都是美麗的意象、鮮明的感覺，是感性的語言。隱晦、比興、象徵、典故、神話，其特色是間接式的描寫。感性、間接的語言，產生的效果是切斷知解之路，讀者必須運用感覺，營造境界，與義山的情境相感通。從而發現義山繁富的豔情世界。

五

義山的詠物詩，其特點是帶有很重的主觀色彩，是屬於「將自身頓放在裡面」⑤的詠物詩，具有濃厚的移情作用。

首先值得注意的，是義山詠物的選材。其趨向，一是取體型小、賦性柔之物，如：雞、燕、蟬、蜂、紫薇、菊、柳、燈、瑟、淚、腸…。有些體型較大或賦性較剛者，如猿、雪，經過義山處理後，已失其大或剛的特色，如〈失猿〉、〈殘雪〉諸詩題。二是取其高，如〈高松〉、〈高花〉、梧桐，或居高之物，如蟬、鶯。三是取殘缺與流離者，如落花、殘花、殘陽、殘雪、破鏡、缺月及失群的猿、思遠的腸、別離的鴛鴦、流鶯。從詠物選材的趨向觀察，它正象徵了義山纖細深刻，而又追求崇高理想的心境，也可看出他淒美中寓雄奇的藝術風格。

其次，義山在此類詩的寫作藝術，也有其特殊之處。

詠物之詩，必須在物象中透顯出人情，才有深度和韻味。因此對詠物詩的藝術要求，一是描寫物象的工巧，二是透顯人情的真切。

義山在物象的描寫上，好用細緻的筆觸，如寫燕的飛翔：「拂水斜紋亂，銜花片影微。」（〈越燕二首〉），寫微雨：「氣涼先動竹，點細未開萍。」（〈細雨〉）。其次是不直接寫物，而是運用人的感覺，加以形容，令讀者自知，如〈微雨〉：「初隨林靄動，稍共夜涼分。窗迴侵燈冷，庭虛近水聞。」即是透過視覺（動）、觸覺（涼、冷）、聽覺（聞），描寫微雨的情狀。

義山在透顯人情方面，善於以情體物，因此在其筆下，顯得物皆有情。於是紫薇能知別離，弱柳是婀娜風流，櫻桃為被鶯含而哀痛，…義山的詠物世界是個有情世界。而寫作之時，好用比興之法，用情以比物，因物而興情，在物的自然質性之上，建立了多彩多姿的人文世界。義山善於以人擬物，賦物象以人情，乃至將物人格化，於是寫物如寫人。例如〈回中牡丹為雨所敗〉，詩中零落的牡丹，有若逝去的美人。也愛透過物以寫人世的高貴情誼或情操，如「命侶添新意，安巢復舊痕，」（〈越燕二首〉）寫燕的念舊，「皎潔終無倦，煎熬亦自求。」（〈燈〉）寫燈。好用比興之法，使義山的寫物顯得特別精彩。其次是運用他物作襯，以增強物的精神或作用。如〈宿晉昌亭聞鶯禽〉用胡馬和楚猿的失群，以襯出鳥的離群驚慌，而達到深一層的效果。其次是在物中表現固有的文化精神，其寫風云：「歸舟天外有，一為戒波濤。」（〈風〉），就寓有馮浩注引田蘭芳所謂：「仁及萬物之意。」其寫雞云：「可要五更驚穩夢，不辭風雪為陽烏。」（〈賦得雞〉），就寓含著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的君子之節。由於文化中的高貴情操或傑出智慧，使得詩歌的氣象顯得格外磅礴。

義山的詠物詩，在透顯人情之上，更寄寓著自我的性情。這是義山詠物詩的一大特色，性格鮮明，不與人同。

義山詠物詩的性格，首先表現在立意上。他能在詠物中，表現出人意表的主旨，因此塑造了幽深脫俗的詩境，使小小的物，呈現了廣闊的氣象，或悠遠的情味。其寫鴛鴦云：「不須長結風波願，鎖向金籠始兩全。」（〈鴛鴦〉），寄寓了義山深切的愛情觀，為了長相廝守，寧可失去自由。他的人生，愛情的價值是大於自由的。其寫梧桐云：「枉教紫鳳無棲處，斷作秋琴彈壞陵。」（〈蜀桐〉），梧桐得做秋琴，已是幸運，但在義山心中，梧桐棲鳳才是真正的願望，這是力爭第一流的心境。

其次是表現在作法，義山經常強烈的將自我投射在所詠的物上，因此其詩有明顯的主觀色彩。例如他寫蜀地的太陽，「三年苦霧巴江水，不為離人照屋梁。」（〈初起〉），寫太陽為霧所蔽。其他如

〈鴛鴦〉寫鴛鴦的分離，〈失猿〉寫猿猴的失群，都是選擇物的特殊屬性，以寄寓自己遭遇的不如意，及缺月殘花的心境。至於他寫柳：「好向金鑾殿，移陰入綺窗。」（〈巴江柳〉），寫菊：「願泛金鸂鶒，升君白玉堂。」（〈菊〉）。長安的御柳，是柳中極少的部分，他卻用來寫巴江的柳。君筵的菊花酒，也是菊花中的少數，他用來寫一般的菊。其立意都與功名相連。在一般的認識中，柳象徵離情，菊代表高士，都與功名無關。義山選取御柳和君筵菊酒這種特例，用以代表柳與菊的一般性，所呈現的，是他明顯的功名情結。義山將殘缺遠隔的心境、耽溺的功名情結，屢屢的表現在他的詩裡，尤其是詠物詩中。這就使他的詩充滿了主觀自我的特色，使他的詠物詩別具情味。

六

義山感懷身世的詩，所表現的是報國無門的憂慮，及貧士失意的悲哀。

義山身處晚唐國勢衰頹之際，本著讀書人的責任感，他很想為國家做一番事業。他曾自述己志云：「永憶江湖歸白髮，欲迴天地入扁舟。」（〈安定城樓〉），但是這種功成歸隱的大志，究竟沒有實現的機會。沈鬱下僚的他，所感受到的，是「如何匡國分，不與夙心期。」（〈幽居冬暮〉），「九重黯已隔，涕泗空沾脣。」（〈行次西郊作一百韻〉）。義山憂時傷亂的詩，如〈有感〉、〈重有感〉、〈行次西郊作一百韻〉，都充滿了對國事的憂慮，及自己報國無路的無奈。

不但報國無門，即連自己也是蹉跎不遇，白門潦落，妻室早亡，義山詩中因而充滿了困窮失意的傷感。他感受到的社會，是「江海三年客，乾坤百戰場。」（〈夜飲〉）。他告訴令狐綯：「休問梁園舊賓客，茂陵秋雨病相如。」（〈寄令狐郎中〉），以隱退生病的司馬相如自比。他對驕兒說自己「顛顛欲四十，無肉畏蚤虱。」（〈驕兒詩〉）。他悼念亡妻王氏：「憶得前年春，未語含悲辛。歸來已不見，錦瑟長於人。」（〈房中曲〉）。這些作品，都寫出了義山的失

意，也寫出了社會同樣遭遇者的悲哀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義山將他的身世之感，廣泛的寄寓在各類題材的詩中。前述詠史、豔情、詠物，都包含在內。如〈井絡〉思及諸葛亮的八陣圖、蜀君杜宇、蜀先主劉備，末聯則云：「將來為報奸雄輩，莫向金牛訪舊蹤。」警告當時的藩鎮，不要有覬覦蜀地的野心。又如〈無題〉（昨夜星辰昨夜風）在敘寫了昨夜豔情的歡愉之後，末聯卻云：「嗟予聽鼓應官去，走馬蘭臺類轉蓬。」感慨卑微小官的不自由。又如〈亂石〉在描寫了擋路的猙獰亂石之後，云：「不須併礙東西路，哭殺廚頭阮步兵。」把自己比做途窮的阮籍。可見義山之詩，普遍的寄寓著自己的憂國傷時、沈淪失意的心境。

七

義山兼長眾體，古體與今體詩都有很高的成就。但比較眾體，更為優異的是今體詩，其中又以七律及七絕的成就最大，最有代表性。

前已述及，義山的七律源於杜甫。杜甫在七律的成就，雖然已臻極致，義山在杜甫的題材之外，開拓了豔情領域，又在詠史、詠物領域有所發展。更運用他工於比興，精於對偶和用典的筆法，以及特殊的語言風格。遂使他的七律，在杜甫之後，有獨到的成就。他的〈錦瑟〉、〈無題〉諸詩、〈重過聖女祠〉、〈隋宮〉、〈籌筆驛〉、〈淚〉、〈流鶯〉等詩，在七律發展史中，具有不朽的地位。

義山的七絕，把握了盛唐李白、王昌齡諸名家的特色，語近情遙，含蘊豐富。他又以議論入詩，擴大抒情的手法。在其努力下，七絕具備了新的面貌，並深深影響了宋人七絕的風格，有著承先啟後的地位。他的〈夜雨寄北〉、〈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〉、〈瑤池〉、〈常娥〉、〈賈生〉等詩，膾炙人口，傳播廣遠，是唐人七絕中第一流的作品。

八

義山的詩有甚高的成就，除了靈心善感，一往情深的內涵，其獨到的語言藝術，是最主要的因素。從他的詩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在以下數點，最能顯示其驅策語言的功力。

其一是典故與神話。讀義山詩，會覺得他好用典故。他的典故用得靈活而生動。有時反用故事，以產生新意。譬如寫南朝滅亡：「三百年間同曉夢，鍾山何處有龍盤。」（〈詠史〉），以質問「鍾山龍盤，石頭虎踞。」顯示「地利不如人和」的道理。南朝天子如陳後主，沈緬逸樂，不問政事，雖據有龍盤虎踞的地利，還是不免危亡。故事的反用，加深了詩意。有時是取其義而遺其辭，以增加詩意。譬如寫李廣的不遇：「雲臺高議正紛紛，誰定當時蕩寇勳。」（〈舊將軍〉），「雲臺」是指東漢顯宗（明帝）為表彰功臣，畫中興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。李廣是西漢人，義山只取表彰功臣之義，而靈活運用了此典。義山又好用仙典，神話在義山典故中，不但佔有相當的數量，而且經過特殊的處理。義山不像一般用典，以神話作人世缺憾的補償，而是借神話以表明心跡，或寄託身世。在義山缺月殘花的心境之下，神話反而成為表現人世缺憾的材料，這是對神話的特殊處理。如寫奉命求仙的徐福：「直遣麻姑與搔背，可能留命待桑田。」（〈海上〉）神仙麻姑的搔背，也無法令徐福長生，這是對神仙永恆性的質疑。義山的真意，是借此諷刺皇室的服食求仙。又如寫月宮仙子：「常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」（〈常娥〉）常娥偷藥的結果是永遠的寂寞，顛覆了神仙快樂自由的印象。義山是以常娥的故事，寄託自己的愛情觀，認為有情世界豈能不寂寞？⑥

其二是比興與象徵。義山詩中愛用比興與象徵，不但用得普遍，而且用得精妙。義山在豔情詩中，大量的使用比興、象徵，以描寫細緻的心意，或幽隱的豔情，如前引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（〈無題〉），以春蠶、蠟炬的意象，比喻愛情的生死執著，深刻而動人。近一步，兩個意象也象徵人世種種態度的執著。在詠物詩中，義山往往少用賦體而取比興，在物的自然質性之上，建立了多彩多姿的人文世界，如：「風露淒淒秋景繁，可憐榮落在